

#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的史诗影响情况比较研究

阿牛木支<sup>1</sup>, 吉木阿洛<sup>2</sup>

(1.西昌学院 彝族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2.西昌学院 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支格阿龙》与《玛纳斯》作为彝族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都在本民族民众中广为传诵,各自均已成为南北英雄史诗的典范,也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两部史诗发掘、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比较,目前《支格阿龙》史诗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还无法与《玛纳斯》史诗相提并论。

**【关键词】**支格阿龙;玛纳斯;英雄史诗;地位;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13-04

在我国少数民族史诗中,以英雄人物为主的英雄史诗数量相当可观,其中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作为北方民族史诗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而作为省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也称得上是南方民族史诗的优秀作品,在我国西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与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比较,阐述两部史诗受重视程度及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

## 一 史诗流传情况比较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都是“活形态”的史诗,分别在彝族和柯尔克孜族民众中以口承形式广为传诵,又经过代代相传而不断发展与变异。《支格阿龙》讲述了彝族英雄支格阿龙的神奇故事,历代主要以口述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玛纳斯》讲述了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和他七代子孙的传奇故事,历代主要靠民间艺人的传唱来延续和完善。如今两部史诗都借助现代印刷与传媒进一步拓展了传送带,扩大了影响力。

“支格阿龙”是彝族人民共同崇拜的祖先、英雄、首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彝族地区广为传诵,几乎家喻户晓。这几个地区有关支格阿龙的史诗版本相比较而言,四川地区流传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神话成分多,支格阿龙以战天斗地、降妖除魔为责任和使命,基本上各种征服场面都是孤身一人;云南、贵州等地区的版本则现实主义成分比重较大,从中表明支格阿龙是一位有自己谱系的真实人物,也是西南大部落的一位首领,并有率领臣民与其他部落之间征战的宏观场面,这当中英雄史诗的特征较为凸显。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著名英雄和首领,他从诞生至阵亡的业绩在柯尔克孜族民众中广泛流传。史诗的雏形产生于10世纪左右,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到16世纪逐渐定型为今天这样规模宏大的史诗杰作。《玛纳斯》是典型谱系式衔接的英雄史诗,它除了在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族中流传之外,还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流传。由此已发展成为跨国际的英雄史诗。

对于两部史诗所着力塑造的人物而言,《支格阿龙》主要讲述主人公支格阿龙的英雄传奇故事,而《玛纳斯》却描述了玛纳斯家族几代英雄率领柯尔克孜人反抗卡勒玛克、克塔依人的侵略和奴役,进行殊死斗争的伟大业绩。在今天得以传承下来的史诗《支格阿龙》主要是凭借各地彝族地区众多民间老艺人的记忆以口述和唱述形式辑录整理而成的。这也与《玛纳斯》有显著的区别。千百年来,《玛纳斯》是在以演唱这部史诗为职业的民间口头艺人“玛纳斯奇”的不断演唱、加工之下逐步完善和提高,最终成为这样规模宏伟的史诗杰作。近年来,新疆阿合奇县举办了两次国际玛纳斯文化旅游节,并在节日中组织上万人高唱《玛纳斯》,共享遐迩闻名的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盛宴。

两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史诗《玛纳斯》的产生比史诗《支格阿龙》要晚得多。史诗《玛纳斯》最初产生于9至10世纪,后来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柯尔克孜天才歌手们世世代代的琢磨,溶进了全民族的智慧,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浓烈的民族特色。史诗《支格阿龙》产生的年代目前还无从考证,但从支格阿龙诞生在人神共居的时代,或者说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以及史诗本身的特征,可以推测史诗《支格阿龙》的产生年代是比较早的。对于这一观点,洛边木果结合各地彝族文献进行分析后,同样认

收稿日期:2009-06-19

作者简介:阿牛木支(1967-),男,四川喜德人,彝族,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彝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为“作为塑造支格阿鲁形象,反映支格阿鲁文化的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应当产生于彝文产生或普遍运用之前的4000多年前”<sup>[1](p114)]</sup>,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各地不同文本都是经过长期的演绎和加工而形成的地方性变体,属于同一渊源母体的英雄史诗。

## 二 史诗整理情况比较

彝族史诗《支格阿龙》是单部英雄史诗,塑造了英雄支格阿龙的半人半神形象,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是多部英雄史诗,全集由《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等八部构成,塑造了以玛纳斯为主的众多英雄形象。我国目前对这两部史诗的整理比较重视,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对于《支格阿龙》的整理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四川、云南和贵州彝族地区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已搜集整理出版同源异流的英雄史诗共五部,即贵州版本的《支嘎阿鲁王》<sup>[2]</sup>和《支嘎阿鲁传》<sup>[3]</sup>,四川版本的《支格阿鲁》(彝文版)<sup>[4]</sup>,云南版本的《阿鲁举热》<sup>[5]</sup>,以及综合的版本《支格阿龙》<sup>[6]</sup>。这当中流传于贵州威宁一带的英雄史诗《支嘎阿鲁传》由35个部分组成,共15000多诗行,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支格阿龙英雄史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这部史诗与其他各地彝区的史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开篇就陈述了支格阿龙祖先谱系,由此可以看出,支格阿龙是由人性到神性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彝族民众非常崇拜的一个英雄人物。此外,流传于四川彝族地区的《支格阿龙》也是较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全文共12000行,主要以叙事诗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各地彝族同胞所熟知的典型的英雄形象。史诗构思奇妙,场面壮观,情节动人。这部英雄史诗对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反映远古彝族先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在反映古彝族宗教思想、民风民俗、天文历法、语言文学及民族史等方面均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玛纳斯》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众多史诗当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作品之一。史诗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主线,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民抵御外侮、保家卫民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这部史诗开展了大规模的搜集、记录、翻译工作,共发现80多位能够演唱《玛纳斯》的各种篇幅的史诗歌手,记录的文本资料超过百万行。<sup>[7]</sup>目前根据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录音,已出版柯尔克孜族文和吉尔吉斯文两个版本。2006年《玛纳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再次投入巨资启动由30多人组成的《玛纳斯》汉译工作,并于2008年完成23.65万行的翻译初稿,这套19本汉文版部分已出版,余下的将在近两年内出齐。另外,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很多精彩片断还被译成英文、俄文、土耳其文、日文、德文等,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三 史诗研究情况比较

就史诗来说,要在国内外有影响,除了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性,以及搜集、整理、翻译的成果以外,最要紧的还是研究层次和研究水平。当然,对于《支格阿龙》与《玛纳斯》现今在国内外的影响悬殊较大,不仅仅是文本本身的质量,其实在研究上受关注程度的差异也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下面我们可以从这两部史诗的研究上的比较中窥探二者的地位和影响。

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玛纳斯》已成为国外学者倾力研究的对象,但《支格阿龙》还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这种现状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玛纳斯》不仅在我国,而且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也有流传,所以成为跨国际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也为国际上的诗学互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玛纳斯》在中外文学史上享有巨大声誉,联合国曾将1995年定为“国际玛纳斯年”。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玛纳斯》就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研究学科,目前除了我国以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外,英国、德国、土耳其、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都有研究《玛纳斯》史诗的学者。我国曾多次举办《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层面、多角度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研究探讨,从而极大提升了《玛纳斯》史诗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如“1994年9月26日至29日,首届《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与《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共同筹办与主持的。正式代表48名,其中包括外宾11名,北京代表5名”<sup>[8]</sup>。由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党委、政府举办的《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6日至28日在阿图什市举行。本次研讨会汇集了国内外1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代表,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代表20名,进行为期3天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共收到论文51篇,其中吉国提交论文14篇<sup>[9]</sup>。对于彝族史诗《支格阿龙》来说,虽然至今还没有召开过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巴莫曲布嫫曾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

的以“英雄、英雄史诗与比较口头诗学”为主题的第二届国际史诗专题研讨会上详尽介绍了彝族文化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及丰富多样的彝族口头叙事传统。由此,《支格阿龙》史诗的国际化尚需大家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

从国内来讲,我国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玛纳斯》史诗研究机构,如中国史诗《玛纳斯》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玛纳斯》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新疆阿合奇县《玛纳斯》口头传统研究基地等,然而《支格阿龙》史诗现在还没有全国、省、地市州级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外,我国已多次召开《玛纳斯》史诗国内学术研讨会,而《支格阿龙》史诗此前只有地区级的研究和探讨,直到今年(2009年8月)才在西昌召开首届全国支格阿鲁文化学术研讨会,但这也是主题宽泛的交流与对话,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专题讨论。

对于两部史诗的研究成果方面相比较而言,毕竟《玛纳斯》研究起步早,成果也很丰富,但《支格阿龙》的研究相对较晚,成果也还是稍逊一筹。“《玛纳斯》史诗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通过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哈萨克民族志学家巧坎·瓦里汉诺夫逐渐被学术界所认识和了解,并开始得到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玛纳斯》学’”<sup>[10]</sup>。我国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更是卓有成效,特别是国内少数民族学者郎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托汗·依萨克合、曼拜特等的学术成果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玛纳斯》学”的基础,也标示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譬如,郎樱的《玛纳斯论析》<sup>[11]</sup>《玛纳斯论》<sup>[12]</sup>等系列论著从理论上深层次探讨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其中《玛纳斯论析》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玛纳斯》史诗的论著,全文对“玛纳斯”的传承与发展、人物形象体系、审美特征、叙事结构与叙事方法、文化内涵及历史文化价值等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评述,所论观点颇有见地。《玛纳斯论》是在《玛纳斯论析》的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引入了比较诗学的视野进行观照。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萨克合写的文集《〈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sup>[13]</sup>是首次全面、系统地演唱人的评述,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

价值。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专著《〈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sup>[14]</sup>从民俗学、口头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的角度,对《玛纳斯》的演唱传播规律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和总结,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的多种变体与说唱艺术》(柯尔克孜文)<sup>[15]</sup>是对玛纳斯的不同版本及说唱规律进行探讨的专著。与此同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的程式以及歌手对程式的运用》(《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3期)、《玛纳斯奇的表演和史诗的戏剧化特征》(《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期)、《居素普·玛玛依史诗演唱的语言特色》(《语言与翻译》,2005年1期)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玛纳斯》史诗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推动了《玛纳斯》史诗的影响。对于彝族史诗《支格阿龙》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著述,只是洛边木果独著的《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及李平凡和王明贵合写的《彝族传统诗歌研究》<sup>[16]</sup>中曾有专章对《支格阿龙》史诗进行了探讨,并在彝族英雄史诗及彝族诗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诸多创见。此外,王继超、罗曲、朱叶等也从诗学和民俗学角度对《支格阿龙》史诗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论述。如王继超的《英雄支嘎阿鲁对彝族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毕节日报》,2008年1月26日),罗曲的《古彝文文献中的“支格阿龙”姓名身世勾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3期),朱叶的《彝族神话〈支格阿龙〉研究》(《彝族文史研究》,1995年1期)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支格阿龙》史诗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

综上所述,《支格阿龙》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还不能与《玛纳斯》相提并论,但我们只要潜心发掘、整理、翻译和研究《支格阿龙》,不断丰富和完善《支格阿龙》,那么《支格阿龙》也必将会在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赵志忠所言,“我们的神话、英雄史诗、叙事诗那么发达,超过了汉族文学,甚至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却没有自己的‘神话学’、‘史诗学’、‘叙事诗学’”<sup>[17]</sup>。今后我们要通过对《支格阿龙》的深入研究和与其他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学的建设提供丰富的个案素材和理论依据,推动国内史诗学的进一步发展。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洛边木果.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阿洛兴德.支嘎阿鲁王[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3]田明才.支嘎阿鲁传[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4]卢占雄.支格阿鲁(彝文版)[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5]黑朝亮.阿鲁琴热[A].楚雄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C],1979.

[6]沙马打各,阿牛木支.支格阿龙[C].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7][10]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与柯尔克孜族史诗传统[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10/30.  
 [8]晓茵.首届《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J].民族文学研究,1995,1.  
 [9]金晓艳.史诗《玛纳斯》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EB/OL].天山网,2005/10/27.  
 [11]郎樱.玛纳斯论析[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12]郎樱.玛纳斯论[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13]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14]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6.  
 [15]曼拜特·吐尔地.《玛纳斯》的多种变体与说唱艺术[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6]李平凡,王明贵.彝族传统诗歌研究[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17]赵志忠.开拓与辉煌——民族文学三十年评述[N].文艺报,2009/1/15.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pic Impact of “Zhi Ge A -Long” and “Ma Na -Si”

A-Niu Mu-zhi<sup>1</sup>, Ji-Mu A-luo<sup>2</sup>

(1. Yi Languag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2. Y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Zhi Ge A-Long” and “Ma Na-Si”, as heroic epopees of Yi and Khalkhas, are widely read in their own nationality and have become the apotheosis of heroic epopees in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and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own historical and research value. Through comparing the digging, cleaning up and researching of the two, it is found that “Zhi Ge A-Long” can not be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with “Ma Na-Si” in status and impact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

**Key words:** Zhi Ge A-Long; Ma Na Si; Heroical Epopee; Status; Impac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页)

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及时调整思路,适应新的办学理念与模式,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创造良好的系部环境,形成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的文化

氛围。以生为本,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师强系,让教师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以管理促发展,做到严谨、民主、规范、科学的决策与管理。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马布都,《大山的希望》,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194页。
- ②杨朝波副州长在凉山州寄宿制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2月25日。

## Figuring out the Situation and Gripping the Emphases to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Yi-language Department

SHA Ma Da-ge

(Yi-Languag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Although the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technical titles are high,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Yi-language department, such as relatively simple subjects and major orientations, lack of manager, unreasonable persons' structure. And the students' qualities are relatively low; the graduates' jobs are concentrated etc. As a second-grade educational department with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management power, Yi-language department needs to shape the management ideas and modes which adapt to its development, to manage it more painstakingly and effectively and promote its steady development.

**Key words:** Yi-Language Depart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